



白昼的星光

深海之泪◎著

有一种人，
如白昼的星光，
璀璨地隐藏在明亮之处。



那首情歌有关风月，却无关你我；
那首情歌百转千回，又跌落你心。
青涩年华的完美写真，再现娓娓道来的挚爱物语。

珠海出版社

我们为谁唱离歌，
对谁说情话，
又为谁固执守候？



深海之泪◆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昼的星光/深海之泪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
2010. 10

(小青春·第1辑)

ISBN 978-7-5453-0436-7

I. ①白… II. ①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72957号

白昼的星光

深海之泪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cs.net

E-mail: zhcbcs@zhcbc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州市诚誉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21.875 字数: 587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0月第1版

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436-7

定 价: 50.40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总有人倔强地说“不相信命运”，但最终还是身不由己地随着时间的洪流飘荡，随着命运的巨轮旋转。在这个被冷漠包裹的时代，无论怎样的生活，似乎都是无趣且无意义的。茫茫尘世之中，似乎每个人都只是醉生梦死、行尸走肉地活着，仿佛只为等待生命的终结。

人是奇怪的生物，喜欢群居，却又都保持着各自的独立与孤独。会找人分享、分担，却还是会把一些秘密深埋在心底，直至它腐败糜烂，却仍不愿让它接受日光的洗礼或他人的触碰，似乎只有守着它、独占着它才能找到继续活下去的意义……

有人说：“人生就是一场苦难。”

——也许真的是这样吧！因为知道自己即将面对无尽的苦难，所以在初降人世时才会哭个不休。

离尘便是如此，只是她降生时的第一声啼哭之清脆响亮，直惊得一众医生护士愣了好半晌，而后是一片赞叹，迎接离尘到来的医生言之凿凿地说：“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个歌唱家！”

“没错！没错！”护士们笑咪咪地附和。

刚刚晋升为母亲的女人却笑不出来，并不是她不期待这个孩子的降

临，而是看着一直期盼生男孩儿的老公，那紧蹙的眉与没有一丝笑容的僵硬脸孔，她实在笑不出来了。

“给孩子起名字了吗？”似乎察觉到气氛不像新生命到来时该有的喜悦，医生陪笑地问，企图借以缓和这冰冷的气氛。

“老公，给我们的孩子取什么名字好呢？”她怯怯地看向老公，女人产后的声音虚弱得有些颤抖。

男人似乎再也无法容忍孩子是女孩儿的事实，眉头皱得足以夹死一只苍蝇：“随便你吧！我公司里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丢下一句话后，他便摔门而去。

躺在床上的女人脸上霎时血色全无，怔怔地看着白色的房门，无心去多注意一点身边兀自哭泣的小生命。

如果生命的开始是可以选择的话，也许，痛苦的人生会因此多一些快乐……

【1】

清晨的阳光慵懒地炫耀着它温暖的光芒，毛色明艳的黄鹂在树梢歌唱，三五成群的灰色麻雀在台阶上跳跃来去。不一会儿，穿过黑色雕花的大门，展翅飞向绿树成荫的校园。

S大附属中学。

尽管这只是所位于S市近郊，龙蛇混杂的二流学校，但家长们却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到这里来。

——为什么？

只因为这里有着直升S大的优越条件！也因此，绝大多数的学生在这所环境还算优美的学校里，都是在混日子，而非学知识。

“老师早。”经过校门的学生，机械地向每天早上都在同一个位置上，迎接学生到来的教导处主任问好。

“同学们早。”马任良戴着高度黑框近视镜，身材还算精壮，只是对男人而言，170的身高未免嫌矮了些。由于是开学第一天，他特意穿了身自认为最笔挺有型的黑灰条的新西装来迎接新生。

清爽的晨风拂过，带来校园中丁香花的味道，馨香怡人。

忽然，一道抽气声在一众莘莘学子汇成的人海中响起，并迅速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扩散，且陆续加入了男生们响亮的口哨声。

马任良不禁侧眼望去，原来这一切纷乱都源自一个面孔陌生的女孩，也应该就是他殷殷期盼的高一新生中的一员。

那女孩有着一头黑瀑布般的直顺长发，随意地披散在纤细的肩头。婀娜修长的身段，将平凡的墨蓝色校服，勾勒成引人暇思的线条。百褶裙下，两条纤长笔直的白皙美腿，曼妙得令人垂涎。一双清澈却又仿佛深藏着无尽悲凉沧桑的黑瞳，大而迷人，只是目光太过冰冷犀利，与她姣好动人的美貌有巨大的落差，因此，只能远远欣赏着这个神秘妖艳如一朵寒潭青莲的冰山美人。

“那、那个同学，你、你、你是高一的新生吧？怎么化这么浓的妆来上学？”马任良咽了咽口水，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因一个女学生的气势而造成结巴。

离尘懒散地瞥了那中年男人一眼，虽只是惊鸿一瞥，却瞬间把这年过四十的中年男子冰封，不必再多说一个字。

“酷！”

“又一座冰山！跟高三六班的阿信有一拼！”

“我看她比阿信还冷！”

“不知道有男朋友了没呢？”

“就算没有你敢追吗？”

“……”对身边的纷纷议论充耳不闻，离尘迈着轻巧的步伐，走进花红柳绿的校园。

其实，依离尘的美貌来说，本该是追求者成群，却因她太过孤傲与偶尔盛气凌人的寒冽目光，实在令人望而却步。再加之她从不主动与人讲话，更是证实了她外表的冰冷与不近人情，以致从幼儿园到现在，都还没有交过一个朋友。

找到高一四班教室，离尘淡漠地扫了眼室内的空位，无视于满堂惊艳的目光，径直向最后一排角落中靠窗的位置走去。

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起，一个娇小甜美的女子踏着欢快的铃声走进教室。

“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——穆雪，很高兴第一次带班就是这么有活力的新生班，希望未来的三年我们能相处愉快。”

穆雪是刚从师大毕业的23岁活力女生，白皙的肌肤吹弹可破，清澈见底的水眸，娇俏的鼻，水润的樱唇，柔顺乖巧的蓬松卷发，清纯得仿若满堂的花样少女。

热烈的掌声响起，只不过分不清是为他们班主任的讲话鼓掌，还是为美女的甜美微笑。

离尘始终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当千篇一律的新生自我介绍轮到她时，变得异常简单。

“离尘。”

穆雪怔了怔，妄图缓解霎时被冰冻的气氛，干笑着问：“这位女同学叫离尘是吗？看来好像不太喜欢说话哦？你姓离吗？好像没听过这个姓氏呢？不会是少数民族吧？”

“……”仍旧是沉默与冰冷的目光，穆雪的脸上不禁显出三条黑线，为什么让第一次带班的她就遇上这么酷的学生啊？好难相处的样子。

“好吧，那下一位继续自我介绍。”

学生们开始窃窃私语，已经没人去理会下一个学生是谁，话题都围绕着甜美的可爱班主任与冷艳的冰山美人。

在座的学生都自我介绍完毕，穆雪轻蹙着纤细的秀眉呢喃：“怎么好像还少了一个……”

砰、砰、砰，礼貌而有节奏的敲门声响起。

“请进。”穆雪声音甜美地说。

“老师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睡过头，所以迟到了。”一个清亮悦耳的男声响起，随后，一个拥有着可爱娃娃脸的大眼睛红发男孩，出现在众人眼前。

穆雪直觉得眼前一亮，粉嫩的可爱男孩漂亮得不可思议，害她险些当场流出口水来，好不容易找回声音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快回座位吧！”

红发男孩笑眯眯地跟老师颌首道谢，向仅有的几个空位审视一番后，

不顾众多女生渴盼的目光，直走向角落里离尘身边的位置。

“你好，我可以坐这里吗？”无邪的目光、漂亮的可爱笑容、彬彬有礼的轻柔语气，想来任谁也无法拒绝这样的请求。

离尘斜睨了男孩一眼后，便又将目光转向窗外某一处风景。

莫名一阵寒风掠过，冰冻了全班向角落行注目礼的目光与他们脸上的各种表情。

“那我就当你默许喽。”男孩漾起个大大的可爱笑容，将书包塞进书桌，欣然落座。

多怪异的搭配呀？穆雪干笑着想：“新来的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”

刚坐下的红发男孩闻言，挂着招牌式可爱笑容又站起来，好听的声音再次萦绕在众人耳畔：“大家好，我叫韩熙，大家可以叫我小熙。双鱼座，身高 175 公分，体重 60 公斤，跟大家一样是 16 岁。爱好很多，最喜欢的是音乐。而且，我就是因为加入了阿信的 Wing 乐团做吉它手，才来到这里读高中的。”

“哇！你是 Wing 的吉它手？好帅！”坐在他前排一个短发女生，第一个喜出望外地回首惊呼。

“那你跟阿信一定很熟，可不可以介绍我们认识？”坐在第一排的两个女生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阿信？哪个阿信？不会是信乐团的阿信吧？还是五月天的阿信？”一个不明情况的男生一头雾水地问。

“笨！我们说的是本校招牌风云人物，鼎鼎大名的风义信！”那男生同桌大姐头模样的女生，狠敲着男生的脑袋道。

穆雪见围绕着那个叫“风义信”的话题情势愈演愈烈，而“罪魁祸首”的男孩竟好整以暇地继续展露着他那迷人死人不偿命的可爱笑容，不发一语地旁观。她不禁又在心里哀嚎一声，力持着可亲的笑容道：“同学们，关于 Wing 乐团与阿信的话题，请大家下课后再继续好吗？现在我们要开始上课喽。”

“嗯，穆老师说对，乐团的事我们下课再聊，现在应该是学习的时间了。”韩熙微笑着落座，终止了课堂上的一场纷乱。

穆雪满脸感激地看向韩熙，双目甚至闪起晶莹的泪花。

“好可爱的老师喔！是吧？”韩熙笑眯眯地向身边的冰山说。

离尘不语，甚至没有再看韩熙一眼，清冷的目光随着窗外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游弋，最终落在一抹桀骜不驯的高挑身影肩头。

校门已经关了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离尘似乎没有意识到，向来淡漠的自己，已被这陌生的男孩引去注意。

这片叶子也是雌性吧，不然怎么这么爱黏着他？风义信如是想，恹恹地抬手摘掉粘在肩头的翠绿树叶，慵懶的脚步踏入肃静空荡的教学楼。

砰地一响，高三六班教室的白色漆木门被应声踢开，教室中朗朗的读书声戛然而止，全班的目光都聚在了门口。

“风义信，你不会敲门吗？你迟到了知不知道？竟然还敢踢门进来？！”怒发冲冠的英语老师，高三六班的班主任李栋梁，紧攥着沙包大的拳头喝问。

“知道。”风义信揉揉睡眼惺忪的迷朦双眼，打了个大大的呵欠。

“你……”李栋梁已气得脸色发白，但当想起他是两年来全班成绩第一的保持者后，硬生生压下了沸腾的怒气，隐忍道，“为什么迟到？”

“如果是女老师，也许就不用这么麻烦了……”风义信不耐烦地喃喃自语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李栋梁走近两步，想要听清那含糊不清的语句。

风义信轻叹一声，“我说我是睡过头了，所以迟到。”

李栋梁莫可奈何地接受这个理由，斜睨着他的一身休闲服又问：“为什么不穿校服？”

“老师想听真话，还是假话？”风义信半眯着眼睛，面无表情地问。

“废话！”李栋梁已经被气得口不择言，再次压下满腔怒火说，“当然要听真话。”

风义信唇畔无意间扯开一抹令全班女生脸红心跳的暧昧弧度，懒懒地道：“因为我的校服，被昨晚的处女弄脏了。”

满堂哗然。

“你……你、你说什么？”李栋梁一手抚着心口，一手指着风义信，沧桑的脸上霎时血色全无，一阵抽搐后，仰天倒在了讲台上。

“啊！”

“李老师晕倒啦！”

“不会死了吧？”

女生的尖叫、男生的探问，七嘴八舌间，教室里已炸开了锅。

“大家安静，都不要乱动，我去找白老师！”班长陈可心霍然起身，快步离开座位，忿恨又哀怨地看一眼伫立在门口的风义信，然后跑向校医室。

“啧、啧、啧，阿信，这次你的祸可闯大喽！”绽着阳光般灿烂笑容的帅气男生，有一头根根直立的金黄色短发，右耳上细钻拼成的星形耳钉，闪耀着璀璨迷离的夺目光芒。他眯着细长的单眼皮眼睛，好整以暇地说：“你也未免太过份啦，就算讲实话也不用讲得这么直白，这么惊天动地吧？”

“金丝猴？”风义信仍旧慵懒的声音却透出危险的意味。

“阿信，”与阳光男孩同桌坐在临窗位置上的男孩，拥有一副白净俊美得比女生还要漂亮的面孔，浑身散发着宛若王子般雍容尊贵的气息，柔声说，“金丝猴说得没错啊，你这次是太过份了，如果李老师真被你气死怎么办？”

风义信无畏地耸耸肩，缓缓走向那两个男生身后整张桌子的空位，将吊在肩头的书包扔在双人课桌上后，大大咧咧半躺式坐下。

“公子，我们还是别为这小子白操心啦，他自己都不担心，我们担心什么？”海遗星皱了皱直挺的鼻子，对绰号“公子”的宫晓夜道。

宫晓夜无奈地摇摇头，既然老师“生死不明”，也就代表没课可听喽？不是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吗？那就不要浪费如此宝贵的时间啦！一向视睡眠为毕生最大嗜好的他，决定趁机补个好觉。才枕着曲起的双臂伏在课桌上，轻微的鼾声已飘扬而出。

“阿信，你昨天是跟哪个？阿丽还是小美？又玩到几点才睡？我们在音乐室排练完，都已经九点了。”不同于同桌的嗜睡与寡语，绰号“金丝猴”的海遗星，一脸趣味地追问着后桌正欲昏睡的男生。

风义信闭着眼睛，懒懒地答：“不认识，她自己找到我家来的。”

“不认识？你来者不拒也不用到这个地步吧？来路不明的女人也敢上？不怕染上爱滋呀？！”

“她说是羽霓的。”

“什么？羽霓学院？那是专业的服装设计与模特培训的学校哎！她是模特吗？一定超正点吧？”海遗星一脸兴奋地追问。

“应该是吧！”风义信的声音开始含糊不清。

“一定很漂亮吧，什么时候介绍我们认识下？真搞不懂你小子哪来的魅力，处女模特都主动爬上你的床！我没你帅吗？怎么就没这种命？”海遗星一脸怨妇样。

风义信哪里还理会，聒噪如麻雀的海遗星？头一歪，已跟宫晓夜同道去找周公下棋。

【2】

三三两两的悠闲白云，掠过灰蓝色的天空。

微风中，花自妖娆，孤叶飘渺。

浓郁的丁香花芬芳，溢满郁郁葱葱的青春校园。

“风、义、信！”随着下课铃声一并响起的，是班长陈可心纤细却愤怒的声音，“我已经忍你一天了，把老师气倒你都不会觉得愧疚吗？”

“你想怎样？”风义信从座位上站起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气势汹汹的小美人。

陈可心抬起头，尽管仍旧怒目叉腰，但气势难免弱了几分，“我要你去向老师赔礼道歉！”

“哼！”风义信由鼻腔发出一声轻蔑的音符，“是他要听实话的，他心理不够坚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陈可心气得顿足，不淑女地吼：“风义信！”

“你再这样叫下去，我要误会你也在爱慕我了。”风义信轻捏住陈可心

小巧的下巴，勾起一抹玩世不恭的笑，桀骜不驯的脸，亲近陈可心的秀丽面庞，语调暧昧。

“你……”陈可心想继续咆哮以对，瞬间却忘记全部话语，难以自抑地脸红心跳起来。

风义信绕过怔愣的少女，走向门口，海遗星与宫晓夜在那等着，“如果班长大人没别的事了，我要跟兄弟们排练去喽，BYE！”

听到教室门打开又重重关上的声音，陈可心仿若刚经历过一场征战般，瘫坐在身边的座位上，轻抚住仍在狂跳不已的胸口，怅然若失。

风义信与海遗星、宫晓夜由三楼下到一楼，经过高一四班的门口向音乐教室走去。

此时，离尘正背着书包走出教室，走向反方向的教学楼出口。

“你们怎么都这么晚？”站在架子鼓前，一个肤色黝黑面容凶悍的高壮男生，不怒自威地问。

“秀才，你猜今天阿信又做出了什么惊人之举？”海遗星咧开嘴露出一口白亮整齐的牙齿，将书包丢在门边，上前伸臂搭在凶悍男生肩头。

这被称作“秀才”的男孩叫黑秀明，是高二一班的学习委员，同时也是校学生部长。他是全校永远的第一名，只是敏捷的才思与他凶悍的外貌，实在令人难以联想到一起。也是因他的关系，由风义信为团长刚刚组成的Wing乐团，才能借用学校的音乐教室来做免费练习场。

“你是说李老师被气晕进医院的事吗？”黑秀明挑眉浅笑。

“对对对，这下阿信在我们学校可要加倍风云喽！哈哈……”海遗星夸张地捧腹大笑。

风义信冷睨了耍宝的金丝猴一眼，走到立麦前，看向吉它手空位问：“小熊呢？”

“他不会是第一天来学校，不知道音乐教室在哪吧？”海遗星到乐器存放柜，取出自己奉若珍宝的亮红色贝司。

“嗨，大家好！”海遗星话音刚落，韩熙已挂着漂亮可爱的笑容出现在门口。

“小熙，你的吉它存在柜子里了吧？”宫晓夜慢吞吞地问，修长纤白的手指却迅捷地在电音键盘上，划出一串悦耳的旋律。

“嗯？你们猜我今天看到谁了？”韩熙放好书包，去取自己的白色电音吉它。

“听说你们班主任，是个刚从师大毕业的美女？”海遗星答非所问的问道。

韩熙连好电源，试了下音，“是啊，叫穆雪，一个粉可爱滴美女！不过我说的不是她啦。”

“那是谁？不会还有什么大美女，落到你小子班里吧？”海遗星佯装出一副想要杀人的凶恶嘴脸。

“宾果！被你猜中了，我说的那个的确是个大美女，而且还是我同桌咧！不过是座冰山。”

“冰山？”海遗星瞟了眼风义信，“难道比我们老大还冰？”

韩熙睁大黑亮的双目，点点头，“差不多，至少现在看起来比我们老大还冰！”

海遗星摆出一脸惊愕，张大的嘴半晌没合上。

“是你提过想拉进乐团的那个女生么？”黑秀明抚着鼓棒插话。

“还是秀才最聪明！”韩熙拍手称赞，“就是那个‘叶子’！今天我知道她的名字了，叫离尘，够酷吧？金丝猴不是一直吵着说我们乐团少个女人嘛，现在算‘天作之合’了吧？”

“好呀！好呀！”海遗星先是扑到韩熙面前，如狂摇着尾巴的小狗般猛点头。

黑秀明眯了眼一直默不作声对着麦克风发呆的风义信，抑着笑道：“猴子，你不怕这里再多座冰山，我们会还没到冬天就被冻死啊？”

海遗星呆望黑秀明半晌，才夸张地倒地大笑，“哈哈……秀才，你的冷笑话超好笑的说！哈哈……两座冰山……我们被冻死？哈哈……太有道理了！”

风义信无声无息地一脚踢在海遗星小腿上，才止住他泛滥的笑声，“你们如果真想再加个女主唱进来，我没意见，只是先要看看她有没有那个本

事，配不配与我们为伍。”

韩熙双手捧脸，满目崇拜地道：“阿信老大，我现在觉得还是你最酷，偶像！”

风义信失笑，揉了揉韩熙的红色短发，“小熙，你就找个时间让我们听听她的演唱吧。”

韩熙双手交握在胸口，痴痴笑着，“不如就今天晚上吧，在我上次去的酒吧，应该还能看到她的表演！我们排练完了就去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现在开始排练！”

“YES！”韩熙开心地一跃而起，抱着吉它弹出一串激昂的音符。

【3】

细碎的丝雨，将清冷的夜色点缀得更加凄迷。

昏暗的酒吧里，烟草味、酒味与女人的香水味，弥漫成独属于这里的暧昧气息。

衣香鬓影，暗香四溢。

唯一与满场昏暗相比稍明亮些的小舞台上，乐队已经就绪，等待着下一个登台演唱的歌者。

突然，全场的灯光同时熄灭，一束幽蓝色光柱，投射在小舞台孤立的麦克风架上。

原本鼎沸的人声缓缓安静，分散的人群渐渐聚集在小舞台周围，所有的目光都期待地投向光亮粲然的一点。

一个妆容冶艳身姿婀娜的高挑少女，迈着曼妙的步子走到立麦前，没有任何讨好的开场白，也没有献媚的笑，只是用冰冷的目光瞟向黑压压的台下，没有聚焦也没有目标，只有空洞与无尽的凄迷。

“叶子，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，是落在天上的叶子。”

瞬间，台下是一片忘记呼吸的沉静。

孤寂凄美的旋律响起，唤回了所有人的心神，如海浪般热烈的掌声响起，在歌者继续歌唱的前一拍停止。

离尘的手指轻缠在麦克风与漆黑的麦架上，美目半阖，轻启朱唇继续唱着：“天堂，原来应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遗忘，当初怎么开始飞翔。孤单，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，是一群人的孤单……”

凄婉悲怆的歌声，没有荡气回肠的气魄，没有声嘶力竭的激荡。轻轻淡淡，婉转悠扬，却令听者的泪，悄然滑落脸庞尚不自知。

直到离尘谢幕下台，场中又亮起昏黄的灯光，掌声才再度疯狂，“安可”声响彻整个酒吧。

“老大，觉得怎么样？”韩熙双手插在宽松的牛仔褲口袋里，一脸凄凄，还未从歌声的魔咒中走出。

风义信无语，怔怔挺立在人群中，冰冷的双眸燃起兴奋的火焰。

见状，韩熙安心地笑了。

“哇，想不到阿信也能沦陷在别人的歌声里！”海遗星如发现新大陆般的欢心雀跃。

“我们去后台。”话才出口，风义信已抬步走向后台。

“老大，不用这么急吧？明天到学校再找她也行啊！”韩熙哭笑不得地跟上去，想不到一向冷酷淡漠的团长还是个急性子。

当五个男生费尽千方百计来到后台时，面对的竟是另一番意想不到的情景。

“叶子，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？给哥哥个面子，今天就再多唱一首吧！你听外面的安可声，演唱会也不过如此啦！”酒吧经理一脸讨好，足以媲美古时向皇帝摇尾乞怜的宦官，就差跪地哭诉了。

“我们之前协议好每天只唱一首，你这里是我赶的最后一场，回去晚我外婆会担心。”艺名为叶子的离尘冷冷答复道，抓起书包，决定不换下演出服就直接走人。

扑哧一声，年约三十的酒吧经理顾不得什么“男儿膝下有黄金”，就跪在离尘面前，声泪俱下地哭诉：“今天不同往日，实在是惹不起的人物在台下，他提出让你返场，你就当救我一命，再唱一首吧！我给你双份的钱还不成吗？我的叶子妹妹呀，你别把哥哥往死路里推成吗？”

离尘拧紧眉心，“你这是干吗？”

“妹妹你不知道，那个可是黑社会数一数二的蛟龙帮老大，在全国都叫得上号的！哥哥我是真的惹不起，你不返场，他一不高兴砸了我的场子事小，再把你怎么样了我可承担不起呀。”酒吧经理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，虽看似低声下气地哭求着，实则丢出了不小的威吓。

离尘正犹豫间，几个穿着黑色西服骄横跋扈的壮汉，已经叫嚣着走进后台。

光头上纹着黑色图纹的凶悍男人，趾高气扬地向着房内廖廖几人喝问：“经理呢？我们老大让那个叫叶子的返场，怎么还没上台？！”

“哇，拍戏啊，怎么弄得跟旧上海滩似的？”与其他四人一同被推到一旁的韩熙咋舌自语。

原本还犹豫着要返场的离尘，见此情景立时忿忿然：“告诉你们那个什么老大，本小姐下班了，要听歌明天请早！”言罢，把书包吊在肩头便向后门走。

“臭婊子，你说什么？！”光头男人上前，一把抓住离尘纤细苍白的手腕。

离尘猝不及防，被扯得一个趔趄险些跌倒，而刚刚还跪地哀求的酒吧经理，此时则噤若寒蝉，畏畏缩缩地躲在一旁。

光头男人抬手，正想赏这不知好歹的小女子一个耳光，却发现手腕已被人钳住。

“你不觉得这样对美女，太粗鲁了吗？”风义信寒气逼人的声音响起，待光头男人怒目转首时，一记铁拳已恨恨揍了上去。

韩熙等人见状也未等闲，立即纷向其他几个凶悍男人扑过去。

霎时，斗室中乱作一团，尖叫声、撕打声、咒骂声、物品碎裂声响成一片。

暂时脱险的离尘，愕然看着眼前的混乱场面，搞不清楚从哪里冒出的陌生人在为自己打抱不平。

终于，一个相对熟悉的面孔冲了过来。

“愣着干吗？还不快走！”韩熙一把抓起离尘，便往后门冲去。

撂倒其余凶悍男人后，海遗星、宫晓夜、黑秀明，赶忙去拉正狼踹光